

中华传世名著经典文库

长
短
经



珠海出版社

世界名畫名詩經典文庫



王維詩畫選

中华传世名著经典文库

长短经

[唐]赵蕤 著
张玲 康风琴 编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传世名著经典文库(第二辑)/张玲主编.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12
ISBN 7-80607-876-2
I. 中… II. 张… III. 文学—普及读物 IV. 111

中华传世名著经典文库

作 者 张 玲 主编

选题策划 雷良波

责任编辑 雷良波

封面设计 光 明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社 址 珠海梅华东路297号2层

电 话 0756-2222759 邮政编码 519000

印 刷 武汉汉邦彩色包装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96 字数 4200千字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 000 册

ISBN 7-80607-876-2/I·406

定 价 252.00元(全二十八册)

前　　言

在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化宝库中,权谋理论和思想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正是它,帮助处于困境的人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迎来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不管正统儒学多么不遗余力地排斥它,但它作为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示出日益强大的生命力。《长短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如果说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权谋侧重于军事,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权谋侧重于政治,以《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家权谋侧重于外交的话,那么,赵蕤的《长短经》则集前代权谋思想的大成,他以历史学家的博大、政治学家的敏锐和权谋学家的睿智,结合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全方位阐发了中国古代的权谋思想。

《长短经》作者赵蕤,是一位隐士,潜心研读,学问博大,桃李满天下,唐代一大批著名的文臣武将即出自赵蕤门下,大诗人李白就是他的得意门生。

《长短经》共为六十三篇,合为十卷,本书在翻译过程中作了部分删节,以便读者阅读其精华,领会其精髓,体味其四两拨千斤的神秘。

编　　者
2003. 春

自序

赵子曰：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伎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未遂，作《春秋》，大呼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理，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设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说：“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说：“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时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而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纬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目 录

《长短经》大政卷	1
大体	1
任长	4
品目	7
量才	10
知人	14
论士	25
政体	34
《长短经》德行卷	37
君德	37
臣行	57
德表	75
理乱	79
《长短经》权变卷	85
反经	85
是非	92
适变	131
正论	141
《长短经》权议卷	150
时宜	150
《长短经》杂说卷	159

钓情	159
诡信	168
忠疑	173
用无用	177
恩生怨	179
诡顺	180
难必	188
运命	190
大私	193
败功	194
昏智	196
卑政	199
善亡	202
诡俗	203
息辩	205
量过	207
势运	208
傲礼	210
定名	211

《长短经》大政卷

大 体

臣闻老子曰：“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

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畴，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译文】

我曾听老子说：“要用正当的方法来治理国家，而用兵时则需要诡奇的策略，获得天下则要清静无为。”荀子说：“国君的任务在于知人善任，而百姓则以提高自己的才能为己任。”傅子说：“若士大夫能恪守其职，诸侯能治理好自己的封土，三公能通盘考虑，那么天子就可以无为而天下大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尧时，舜做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做田畴，夔为乐正，倕做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做驱禽。上面九人所做之事，尧一种事也做不了，为何尧做了君主，这九人反成为他的臣子呢？这是因为尧能知人善任，使他们各尽



【长短经】

其职，从而能在这九人成功的基础上称王于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译文】

汉高帝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及张良；治理稳定国家，抚恤百姓，保障军粮军饷，我不如萧何；统帅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赶不上韩信。这三人都是人中豪杰，因我能正确地使用他们，所以我夺取了天下。”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

【译文】

所以说：知人而善任是做帝王的应具有的才能；善于处理具体事情是为人臣者应具备的素质；事物背后那个无形的规律是具体可见的事物变化的主宰和本源。

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

【译文】

鼓音不在五音之列，却是五音的主导；知道王道的人不会去做百官所做之事，但他是百官的主导。君王恪守这帝王之道，使百官各尽其责，这是有根据的。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译文】

先王明悉这个道理，所以能善于利用他人具备而自己欠缺的长处，这是为君之道的表现。

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

【译文】

如果君主不通晓为君之道，就不会这样：凡事都是自己亲自去做而不任用有才之人；不能任用贤人，那么贤者必定厌恶他。这是君王功名受到损伤，国家日趋危机的根源。



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通乎用非其有也。

【译文】

商汤、周武王在一天之内便拥有了夏朝、商朝的疆土和财货，而后把所得财货、疆土分封赏赐给臣民，天下无不心悦诚服，从而竞相劝勉以效忠商汤、周武。这是汤、武精通充分利用他人所有而自己却不具备的长处这一道理所致。

故称：设官分职，君之体也；委任责成，君之体也；好谋无倦，君之体也；宽以得众，君之体也；含垢藏疾，

【长短经】

君之体也。君有君人之体，其臣畏而爱之，此帝王所以成业也。

【译文】

所以说，设官分职是为君之本；使百官各尽其职是为君之本；精于谋划而不知疲倦是为君之本；宽厚而获得众人拥护是为君之本；胸襟能藏垢纳疾是为君之本。做君主的若能有这为君之本，则他的臣民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是帝王成就功业的根本原因。

任 长

臣闻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圣人，谁能兼兹百行、备贯众理乎？故舜合群司，随才授位；汉述功臣，三杰异称。况非此俦而可备责耶？

【译文】

我听说识别人才、考核才能是治理国家的要领。若不是圣人，谁能兼通百行、通晓各种道理呢？所以舜集合部属，量才授官；西汉初序列功臣，三杰所授之官职也不相同。更何况还有与此相异的种种复杂人等，又怎能求全责备呢？

昔伊尹之兴土工也，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推，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臣不如隰朋，请立以为大行；辟土聚粟，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以为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

辜，不诬不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以为大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

【译文】

过去，伊尹负责土木建设时，让身强力壮的人背土，让瞎子推车，驼背的涂地，使他们各尽其能。管仲说：“熟知礼节，我不如隰朋，请立他为大行；开荒聚粮，利用土地资源，我不如宁戚，请立他为司田；在广阔的战场上，指挥战车奔走不乱，使战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命他为大司马；审理案件，不杀无辜，公正清明，我不如宾胥无，请任命他为大理；犯颜直谏，不避死亡，不屈于权贵，这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他为大谏。您如果想治国强兵，那么这五个人就行了，而如果想做天下的霸主，则我管仲可以效劳。”



黄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爱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译文】

黄石公说：“智慧的人、勇敢的人、贪婪的人、愚昧的人这四种人都要加以任用。智慧的人乐于建立功业，勇敢的人喜欢任性而为，贪婪的人为财不顾一切，愚昧的人不惧死亡。要根据他们不同的性情加以任用，这是用兵的奥妙。”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于谿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獐不能企；及其下

【长短经】

也，牧竖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则悖矣。”

【译文】

《淮南子》说：“天下事物中没有比谿毒更可怕的了，但良医却能把它藏在药袋中，因为它可以用来治病。麋鹿上山的时候，即使善走的獐也赶不上它；而等它下山的时候，连三尺牧童都能追上它，这是因它上下山的本领不同。北方人善于骑马，南方人擅长舟船。若情形不同，种类互异，让二者对调则于事于理相违背。”

魏武诏曰：“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译文】

魏武帝的诏书上说：“有进取之心的人未必有好的德性，有德性的人未必能有进取之心。难道陈平可以称为品德高尚的人、苏秦可以被称为守信之人吗？然而陈平辅助刘邦成就汉朝霸业，苏秦使弱燕立于诸侯之林，这是他们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的缘故。”

由此观之，使韩信下帏，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故任长之道，不可不察。

【译文】

由此看来，假若使韩信著书，令董仲舒带兵打仗，使于公游说四方，让陆贾判案，他们肯定难以建立当时的功勋，从而扬名于今日。所以任人之长的道理不可以不认真研究。

品 目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于品材，获安逸于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译文】

国家的安定，王位的稳定和延续莫不决定于对人才的鉴别与任用上。所以孔子说：“人有五类：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能审察并能正确使用他们，那么治国安邦的方法就可以完全掌握了。”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



【译文】

所谓庸人是指：心无雄志，口不吐玑珠；既无选择贤明之主以存身的才能，又不能靠自己的拼搏去安身立命；目光短浅，不知长远，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随波逐流，毫无主见。这样的人便是庸人。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

【长短经】

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译文】

所谓士人是指：心有目标，行动有计划。即使不能明悉道术的本义，也必言之有据；即使不能尽善尽美，也必有可称道的地方。因此，智慧不在于多知，而贵在精通；言论不求其多，而在于得其要领；做事也不贪多，贵在明晓做事的方法。道理既明，言之有据，行而有果，这样，人的志向就像人的性命、形体一样不可改变。外在的富贵、贫贱丝毫也不能损益他、改变他，这样的人便是士人。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

【译文】

所谓君子是指：出言必定忠诚可信，不避忌讳，身具仁义大德而面无傲色，思虑明白而言语谦和，行为笃实，信守道理，自强不息，看起来超过他很容易，但终究不能达到。这样的人便是君子。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其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菀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译文】

所谓贤者是指：德不超过礼法的范围，行为合乎规范，其言语足以使天下人效法而不会遭到诋毁，其道术足以教化百姓而不会损害道术的本体。引导百姓致富而又不会使百姓非法敛财，教天下人施舍，天下人也不会因此而忧贫。这样的人便是贤人。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究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圣者也。

【译文】

所谓圣人是指：其德可与天地相类比，变通无穷，能知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协和万物，其情性与大道相符合，昭明如日月，其教化推行如有神助，百姓不知他的道德，看到他的人也不知他就是自己的邻居。这样的人便是圣人。

《铃经》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识足以鉴古，才足以冠世，此则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义，仁足以得众，明足以照下，此则人之俊也；身足以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操足以厉贪鄙，信足以怀殊俗，此则人之豪也；守节而无挠，处义而不怒，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此则人之杰也。”

【译文】

《铃经》说：“一个人的德性若足以使远方的人得到感化，其诚信足以统一意见不同的人，其学识足以明鉴历史经验，其才能足以称雄于世，那么这样的人便是人中英杰；制定礼法足以成就教化的目的，其行为足以修节义，仁爱之举足以博得百姓，眼光足以明察下情，那么这种人便是人中才俊；举止足以为众人行为的模范，智慧足以断嫌疑，操守足以惊诫贪婪鄙薄的人，诚信足以感召异邦之人，这样的人便是人中的豪杰；坚守节操而不屈服，恪守大义而不怒，遭受嫌弃而不苟且求免，见利而不无原则地追求，这样的人可称为人中之杰。”

